

童年趣事

馄饨

很奇怪。每次记起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，都是在闯祸以后。因为闯祸以后会挨打。挨打以后会有一个亲子关系重新修复的过程。一般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吃到好吃的东西。

比如，有一次，我被妈妈打了。没过几天，她带我去吃双燕楼的馄饨。

双燕楼的馄饨哎！好好吃啊。真的是好好吃啊。

至今我都能想起来那一碗馄饨的美味。浓浓的鸡汤，汤里漂浮着厚厚的香菇片，还有黑黑的木耳和白梗的青菜。一颗颗里面包着嫩红鲜肉的馄饨躺在碗里。面皮是乳白色的，一口咬下去，汤汁就从牙缝里渗过来。舌头觉得烫烫的，可是，我舍不得吐出来，也不忍心就此咽下去。就让它嘴巴里打着转，回味，回味。

这样的感觉，在很多年以后，我看《麦兜故事》的时候，看到麦兜和妈妈一起坐在河边吃着火鸡。感同身受，不知不觉就看得热泪盈眶。我觉得麦兜比我幸运。因为他是在过圣诞节，而我，是因为挨打。唉……

当然，也有不挨打同样可以吃到好东西的时候。那是因为生病。

生病的时候，可以不上学，但是爸爸和妈妈要上班。SO……当他们上班之后，我就勉强支撑着爬起来，在家里翻箱倒柜。

如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，我又特别饿。我会跑到厨房去，给自己做吃的。先把煤炉的封口开大，让火大起来。然后把铁锅放上去，在里面放一小勺猪油。等到油“吱吱”响，就赶快敲一个鸡蛋进去。一个小小的鸡蛋，从圆形的蛋壳里掉落到油中间，变成一滩液态。然后开始泛白，冒出许多泡泡。接下来，蛋清首先开始凝固，变成浓稠的牛奶。那些气泡逐渐变大，有些炸裂，有些没能跑出来，被封在里面。整个蛋清很快泛黄。蛋黄的位置轻轻地震荡着，锅里发出“噗噗”的声音。

我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荷包蛋成型的过程。好像每次生病都在看着一个蛋，乐此不疲。等到蛋熟了，就赶紧把锅拿下来。小心地把蛋铲出来，一点痕迹都不留下。有时，我会捧着蛋在阳台上吃，有时会钻在被窝里吃（嗯，似乎从来没弄在被子上）。吃完以后，很耐心地用舌头舔去手指上的油渍。

我在蛋里加过各种不同的料。放腊肉（一点点碎末），放白菜叶子（撕成很小的细丝），放大蒜，放辣椒，放豆豉……我也许是天底下最胡搞鸡蛋的小孩，之一。

所以，生病对我来说，往往是一种享受。是放假，是在家的郊游。直到我四年级的时候，真正生了一场重病。

那一次，我高烧40度，不停地睡啊睡啊睡啊睡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醒过来，发现家里灯火通明。我模模糊糊看见妈妈坐在旁边哭。我说：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说了些什么，不记得。只记得她就哭得更厉害了。

我说：我想吃馄饨。妈妈说你吃点药睡觉，睡好了，妈妈叫你起来吃馄饨。等我睡醒的时候。床头摆着一碗馄饨。

那面皮厚得跟烧饼一样。里面的肉馅如此之多，吃起来，就跟一块大饺子没什么差别。汤里飘着粗壮的大白菜。一口咬下去，咯得牙疼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：因为妈妈不会做馄饨。所以，那碗馄饨是妈妈连夜跑到炊事班宿舍，叫他们半夜起来，点火开灶揉面擀皮切肉煮水洗菜做出来的。然后，她用饭锅端着，打着手电，从大院食堂赶回家，等我醒来一个一个喂给我吃。

那碗馄饨，如果论味道，跟双燕楼的馄饨完全没得比。可是，如同麦兜看见火鸡就想起他妈妈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每当我想起我妈妈，总是会想到那碗馄饨。

■文/猪

看图说话

▲几级蒙尘的楼梯，一桩古典的心事

►后来，他起身走了，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

·九哥讲故事

1961年，过年的前夕。地球还处在暖化之前，室内都在零度以下，室外的气温就不敢去记忆。尽管如此，哥哥仍每天带着我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去上学。

走路倒不怕，遭罪的是那双黑色的旧套鞋。因为没有鞋垫，母亲就在鞋里铺了些稻草。因为没有袜子，父亲就找来两块破布把我的脚包起来塞进鞋里。又因为那套鞋本来就旧，加上还太小，一塞就破了。父亲那天只好借了公家的脚踏车，皱着眉头把我送到了学校（当然只是那一天，以后，就都是自己的脚拖着那双鞋去上学的）。

要过年了，我的大脚趾从鞋里钻出来向妈妈鞠了一躬。妈妈看都没好好看，就：“知道了，等年三十再说。”

年三十终于等到了。清早，妈妈拿了双红色的套鞋给我。我惊喜地扑了过去，接过来一看，不像新鞋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我那双破鞋，只是用自行车的旧

乐。

我们的生活，无拘无束，天马行空。老觉着没玩儿够，共同抵制“第三者”，一抵制就是10年。

直到有一天，哈文特认真地跟我说：“你不觉得屋里挺冷清吗？”

“嗯？怎么冷清了？不是玩儿挺好吗？”我警惕地盯着她。

“要不，咱要个孩子？”

“哦……要孩子啊？”我挠挠头，沉思半晌，最后横下一条心。

“行，零件齐备，咱现在就搭流水线，制造开始！”

没过多久，哈文告诉我：“有了。”哟，挺快哈？机器好使！好家伙，我奔超市，买果汁，买话梅，买酸奶，买一切孕妇爱吃的东西。买回来往哈文面

北正街·少林棋社

跳码子

跳码子，姓张，名泉。至于为什么叫跳码子，就不得不解释一下长沙方言里面的隐语瘦辞。

姓氏、数字，在长沙话里，大多有与之对应的别称；例如，姓唐，被称为蜜河里，这是谐音糖的原因，“河里”类似语助，相当于儿化音。姓朱，称为蠢河里，朱谐猪也。数字一到十，则称为么、浪、参、沙、毋、闹、叉、敲、弯、少，这是清末金融业的行话。此外还有更高明的隐语，例如数字五，可以称为抓老倌，因为以手指计数，五指合拢，正是个抓的形状。其实，这些习惯都是传统贸易活动促成的；市场里稠人广众，双方讨价还价，或者交换信息，必定不想消息泄露，贻误商机，于是发明了这套密码式语言。据我所知，长沙以外，很多地方都有这套语言识别系统，甚至有全靠手语的。张姓为什么称为跳码子呢？这个就不靠谐音了，而靠偏旁形状，瞪大眼睛仔细看：弓，是不是很像人跳起来的姿态？这个解释，是跳码子告诉我的，我看了半天，倒觉得像是一只青蛙跳起来后腿悬在半空的形态，不过，没说出来。

那一天，跳码子坐在棋社最外面那张桌子，看体坛周报。我路过少林棋社，不由得就被店堂里噼里啪啦拍棋子的声音给引了过去，站在他身边，看他身后那局棋。大概是挡住了光线，他抬起头，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说：朋友，来一盘嘞？自高中以后，我就没下过棋，原来那点底子本也有限，不过因为那一阵子什么事情都不太顺利，每天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正愁没个消遣的东西，碰巧就发现了这个棋社，还立即就有人邀请对局，于是想也没想，点点头，坐到他对面。

■令狐公子

套鞋的遭遇

内胎包了一层，给黑色的鞋子披了件红外衣。我仍兴冲冲地立即穿在脚上，迫不及待地往外跑。外面的路上都结了冰。找到一片薄冰的地方，我用脚跟砸开冰层，很勇敢地将右脚踩了下去，“这回我可不怕你啦。”正得意，一如既往，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浸了进来。真懊恼。

我瘸着一只脚往回跑。母亲拎起我还没解冻而不知道痛的耳朵：“好东西你不在得（不配）穿，以后就打赤脚算了。”说完叫我把鞋脱掉，掏出里面的稻草，烘在煤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。

我除了用左脚打摆摆（用一只脚跳着行动）以外，就只能坐在被子里，看着家里其他的人过年。

吃过年夜饭，父亲接到省委某领导的电话，叫他去湘江宾馆。湘江宾馆是解放后长沙第一座有电梯的大楼。父亲立刻带着哥哥出了门。而我，眼巴巴看着我煤炉前的那双套鞋，心想：“有什么了不

起，等我长大了，就住到一个有电梯的大楼里去，天天坐电梯，都不让你们来看我。”

等他们回来，已经很晚了，我虽一直等着，但此刻却突然装睡，其用意是“我才不在乎坐电梯”。大家当然知道我是在装睡。父亲打开一包什么东西，说：“是首长给的。”

母亲的声音颇激动：“灯芯糕，好久没有吃了。”

于是，父母加哥哥津津有味地吃起灯芯糕来。我听到母亲几次轻轻提到“死猛子”（我的绰号），可父亲故意大声说：“他睡了，别吵醒他。他要是想吃，自己会爬起来的。”我心里直想吃，但就是拉不下面子，一直忍受着口水的考验。

第二天，我趁家人都外出拜年，叫了个小朋友，把父亲上了锁的小皮箱撬开，两个人几口就把剩余的灯芯糕都消灭了。

■九哥

有点儿，我写下了第一篇“宝宝日记”。

一个生命的孕育是那么神奇。据说直到现在，许多大学问家也无法解释清楚。人，真是了不起的物种，真是和别的动物不同。因为人的后代会逐渐形成思想并思考问题，而且定会超过前人。

感叹之余，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，她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能够再次目击自己的成长历程。

除了爱，只剩下焦急的期待。

一开始写，就停不下来了，期待是一天一天紧跟着脚儿的。每天，无论我在北京，在外地，睡觉前，还是路途中，我都会和小宝宝絮叨几句。文章开头千篇一律：“亲爱的小宝贝，你好吗？”

连载

亲爱的小宝贝，你好吗？

很长时间以来，我认为孩子就是“第三者”，坚决不能要。结婚以后，我和哈文恣意享受着二人世界。

宿舍里从不开伙。白天在外面，下馆子，哪儿好戏奔哪儿去，为餐饮业做了不少贡献。晚上回来，想看录像看录像，想打牌打牌，想约朋友约朋友，想睡觉睡觉。

最大的爱好之一，是俩人并排坐阳台上听隔壁家两口子吵架。说是吵，其实只有一个愤怒的女声：“你放手！放手我不打你！”第二天一问，原来是男的跟食堂里的服务员多说了两句话。这位大哥还是我们央视的顾问，在家被老婆连顺带问，日子过得没我快

《咏远有李》
李咏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